

雜著

茅鹿門集

三十三



10330

共十九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三十

歸安茅坤順甫著

雜著

讀鄭風

詩非全經也蓋自秦燔經唯易爲卜筮書故得不禁其餘百家盡絕而雜出於當時窮山絕谷學士大夫所獻者或謂詩三百篇由里巷諷誦所傳故秦不能滅以予觀之今竹帛所書而藏之石室者猶或有錯簡而訛文者出焉而里巷之口相授受豈得獨沿而存之二南者孔子之所甚愛之詩也

雜著

卷之三十

一  
三百冊

今其男女暴亂之間已不可讀而至於鄭衛以下率多婦人女子淫奔褻狎不經之辭今之人少知禮義者猶羞讀之而况孔子所刪述六籍以遺萬世寧爲列而載之也哉且淫奔之惡至於鄭衛極矣而孔子猶爲存之則推孔子當時所刪者何也孔子他日又曰放鄭聲又曰吾惡鄭聲之亂雅樂也其深憤而誦絕之屢矣惡至於以其所欲放者而復著之爲經也或者求其說而不得謂聖人之所備善惡以示美刺之義殊不知詩之所謂刺者如巷伯簡兮狼跋式微之類大略讒人佞士暴君

亂臣之所指刺其間足以攷國之治亂得失而備鑒戒徵存亡者是也豈必如鄭衛之詩之謂也哉然則鄭衛之詩僞與曰非僞也大抵詩之言淫諛者爲里巷所布易傳而難滅如今南北所傳聲伎之類是也孔子嘗刪之不列於經而其俗之所傳固有不能口禁而人熄之者秦沒而漢求亡經於天下則學士大夫各采所傳以補三百之數往往雜出而並見之耳予故曰詩非全經也次其說如左俟同志者擇焉

讀秦風無衣之詩

雜著

卷之三十一

二

三

秦本豐岐之民文王二南之化其仁恕忠厚見乎兔置形於羔羊風行於江漢汝墳之間可謂遠矣又繼之成康之君周召畢公之臣重熙累洽當純乎先王禮義之美者而秦武公父子一變其俗至有輕生好鬪如駟鐵無衣者出焉秦以疆立國而亦以疆亡晉本唐堯之遺都所爲蟋蟀山樞之歌憂深思遠其俗居然可見也而后六卿分晉其君臣稍以傾謀相雄儀秦之徒朝扣秦而暮入齊反覆狂悖諸侯震駭太史公所稱三晉多權變之士蓋畏之也到今千餘年以來猶稍稍有存者而當

時在三晉以詐立國亦以詐亡嗚呼後之有志經國者母亦慎所以權俗之意可也若我朝

太祖高皇帝懲元人反覆欺僞之弊而特著爲令曰說謊者斬故開國之初其所誅殺數多大略以言語之間者相半而苟有他罪肯情輸者亦爲力赦此正聖人之所以善權天下之俗也嘗聞長老言成化弘治年間往往民間多椎朴無文而士大夫耻言機利其流風遺俗尚有在者正德以來漸失其舊而今中外縉紳之間尤甚易曰窮則變唯在司國者厚計焉

雜著

卷之三十一

三

三三五八

讀幽風七月之詩

予觀七月之詩而知周家王業之所由興然於此亦可以識周公所以輔成王之忠有非後世人臣之所能及者蓋王道以勤恤民隱爲本此篇之所陳述不獨教民農桑而已而其感時憂患雖經歲勤動常若不及其所以養老奉上雖恭敬奉承唯恐或後上以是體下下以是順上此民俗之所由美而王業之所由隆也然唯創業之君與民同起於微賤之間故能始終備嘗如是而繼世以後則往往長於深宮之中而不復知是以百姓之瘼苦

祖業之艱難既無接于其目怵於其心而其左右便辟凡所以導上之好者唯一切崇高侈肆之念故其才高者則之乎神仙土木兵革富彊而以天變人言爲不足卹其質暗者則之乎女謁畋遊盤樂怠傲而甚且至於宦官宮妾日竊其權推原其自皆起於人君一念之不知勤畏也故周公之爲此詩使矇瞽日夕歌御於王之左右所以深其憂勤之念而防其逸慾之所自起自漢以來爲大臣者無復此意蓋由其學術之不至故也若宋李沆之事真宗方其幼冲而日取四方之水旱盜賊以

雜著

卷之三十一

四

三百九十九

聞蓋亦周公之遺意也後之爲大臣者不可不知  
讀鴟鴞

詩三百篇皆出於秦火之餘而或雜里巷歌習之所補亡者其說詩之旨各自爲一家而多不同獨鴟鴞之事始末詳見於金滕之書似爲有據而無疑者毛鄭諸家又誤解金滕之文不得其意而後之攻毛鄭者與其襲毛鄭而又小異其說者遂至紛亂四起而周公之始末晦矣予嘗合金滕與幽風諸篇而深求之蓋武王沒成王幼不能踐祚周公攝位負扆而朝諸侯此其居家宰之位而代行

天子之事者可謂尊寵之極矣管蔡兄也周公弟也管蔡內忌周公以弟而反擁乎其上而外挾武庚倡爲流言以搖中外史記言召公猶爲不憚召公元聖同德其事當或無之而管蔡之誑起自宮掖骨肉之間則其說易沸而周公亦不能以區區之忠處於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之日矣故退而居東二年而罪人斯得居東者非東征管蔡也蓋避諱於野也東不詳地名愚謂反居於魯也時豐鎬在西魯在東古者罷相則歸就所封之國如漢絳侯周勃就國平津侯公孫弘乞骸骨歸國漢武帝

雜著

卷之三十一

五

三原字五

璽書留之其事可見也言斯得者成王因周公之去位旣久而然後漸得之也蓋人臣挾震主之功而當羣疑之際必其身退然後論定曰斯得者亦遲之辭也然是時成王之疑可以漸開矣於是公迺作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蓋猶未敢明斥武庚管蔡之罪而獨托乎鴟鴞以感悟成王何者周公是時固不勝忠憤之至然其不幸身處嫌疑之際則有難於自訟者而况管蔡所爲流言不過搖撼周公使之去居攝之位耳而逆節未明亦不得而訟言誅之也故詩之所言大略托鳥之營巢鷺子

極其艱難勤苦所以自貽服勞在位保定國家之忠而卒爲鴟鴞之所破旣取其子又毀其室反至於卒無室家而不免羽之譙譙尾之脩脩爲風雨所漂搖亦可悲也已故曰予唯音曉曉此其忠憤而哀鳴之辭也當是時周公之心亦危苦之甚矣此詩當於居東之時所作故曰貽貽者自遠而寄之也如漢魏以來賦詩貽示某某之類是也然書言王亦未敢誚公此可見成王之疑猶有不盡釋然者但稱不敢讓耳及天愍周公有風雷之變成王啓金縢以卜而得周公所自爲功代武王之說

雜著

卷之三

六

三百八十五

然後成王釋然悔悟而出郊以親迎之復故冢宰之位如伐柯九戩狼跋諸詩此皆周公居東之時士大夫憤鬱公之困居於其土而相與賦頌其賢者也周公復位之後而武庚挾三監以叛反狀旣著於是周公東征誅之而作書大誥多士多方諸篇以定殷人之亂耳此周公始末之詳如是如東山之詩周公東征歸而賦之以勞從征之士者也破斧之詩從征之士所以頌美周公而吟之者也詩出秦火之後旣先後無次其說不可求而毛諸家又因悞解金縢之居東者卽詩之所言東

也遂混合而附會其說或謂周公先攝政中誅管  
蔡後爲詩以貽王者或謂先爲冢宰中避而作出  
詩貽王後乃攝政而誅管蔡者或爲周公旣誅管  
蔡恐成王疑已作鴟鴞以諭成王者此皆諸家瀆  
亂之說殊不可信予嘗據其說而論折之竊謂是  
時管蔡之爲流言特讒及周公其逆畔之跡決未  
有可見者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惡得以其讒  
言及已卽不待成王之命而首自誅之此其不解  
一也誅之之後而成王疑之周公然後作詩以諭  
之則亦晚矣春秋誅無將故大臣有不可則止之

雜著

卷之三十一

七

三頁五

義曾謂周公元聖而悍鷺自用如是乎此其不解  
二也苟謂當時管蔡逆畔之跡已明則人人得而  
誅之公固當告之成王聲罪致討又何必托爲鴟  
鴞而比類曲諷若啞者之食苦而不能言者此其  
不解三也苟如說者以居東爲東征則罪人斯得  
四字何以系於東征之文之下而金縢所言二年  
東山之詩又言三年何其歲時不同如此此其不  
解四也作詩貽王而後王出迎周公而九戩之鴻  
飛遵渚朱子又以爲東人聞成王將迎周公故自  
相云云然則成王之迎其迎於東征之時耶抑亦



避居於東土而迎之耶抑亦東征而誅管蔡旣因成王疑已作詩諭王矣復不自安避居於他地而成王迎之耶此其不解五也由此觀之諸家之說俱不可通而數千百年以來學士大夫相與訛傳其說而不明者特蒙東山與居東之一字雷同附和而至是耳嗟乎仲尼沒而六籍不得其傳若此者多矣予特以周公出處之際寔天下萬世人臣之鑑而尤不可不慎辨之者故特詳之如左以俟同志者考焉

讀史記封禪書

雜著

卷之三十

八

三百五十五

鹿門子讀史記封禪書喟然嘆曰甚矣人主之心不可有慾也一有所慾則天下技幻之士日夜巧伺以至其爲術愈眇而不可信而其所貪以冀遇者愈支而不可窮兩者相爲主客以終其身死且不寤悲哉自古來以雄才大略稱者唯秦皇漢武而秦皇漢武爲諸燕齊迂怪之士舞弄之若偶然以困於慾也語曰東海之鰲惑於餌則漁人狎之若羊豕信夫

讀班固漢書古今人物表

昔班固撰次古今人物表上溯太昊而下迄秦二

世不知其幾千百年之間而廼臆爲差別賢否之際叙列九品而仲尼之與弟子言聖與仁智當時亦不過據其所問而次荅之而非謂聖與仁智遠有所優劣於其間者觀仲尼嘗稱舜爲大智管仲爲仁人義可槩見而固不得其說從而冒爲之辭以聖人爲上上以仁人爲上中以知人爲上下以愚人爲下下而中上以下則不復有所爲名唐虞以上去古已遠其世次行實不可考者尚書古之史也仲尼刪之亦斷自唐虞而止以爲史以紀善善惡惡是是非非之實必其昭然乎天下之耳目

雜著

卷之三十一

九

三十五

者然後其說可信不敢取百家紊亂無次之言以熒惑其間及仲尼沒而秦始皇燔詩書坑殺學士大夫博古之學蕩然滅絕虞夏商周以下鼎彝銘篆之文已不能辯且讀之而况虞夏以上乎况於古之帝王及賢臣碩輔隱人逸士之行次乎固起仲尼及秦焚書之後又數百年而廼謬取訛口殘簡百家所混載之名氏而一一妄第之其瀆亂不經之甚則有虞氏以前凡帝系以聖人名羣臣列仙以仁人名互爲五雲義仲和仲職官也而以某爲知其爲仁而以名舟人被衣齧缺戶之農之之

屬諸家假寓之言以恣其荒唐馳騫之辯者也而  
又或以仁或以知名其近代篇章所載昭然可見  
者則又老子古之聖人而放於下位者也仲尼猶  
且適周而問而嘆其道猶龍焉與公伯寮祝鮀讒  
佞之徒並列之而不得以仁知名左丘明學春秋  
於仲尼而能文者也然不得列乎游夏之間進之  
爲仁人而曾參特次以知名臧文仲以知人名孫  
卿蘭相如以仁人名而史魚大夫種伍胥俱不得  
名叔向羊舌赤之字也叔向以仁人名而舌赤以  
知人名其他蠢駘繁衍不可盡論噫固亦繆矣以

雜著

卷之三十一

十

三〇七

孔子之聖猶不敢強其所不知而其言嘗曰吾猶  
及史之闕文也固何不自量其力而欲以一人之  
聞見取數千百年所不可盡聞與見之行事而品  
列次第之以取信於後世也其可得乎

讀亞夫傳

古之所謂大臣必其身卑於匹夫而後可以擁四  
海之功明察於幾微而後可免禍亡之及斯二者  
非學術不足以持之學術定於中然後其心措而  
不亂足以勝其重而制其變否則未有不災及其  
身者也條侯亞夫自父勃從高皇帝起豐沛定天

下以來諸呂相王而劉氏不絕者如帶勃與丞相平計誅諸呂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當是時蕭曹已沒漢之侯王將相以功佐劉氏者唯勃爲最勃歿而亞夫復繼父爲太尉出將三十六將軍以定吳楚之難吳楚不滅則膠東濟南菑川以下五七輩幾不可爲非所謂挾不賞之功而擁震主之威於上者乎而梁孝王帝之同母弟也方吳楚之始圍梁王急亞夫特守便宜以梁委之堅壁昌邑而不救梁王幾沒亞夫固以爲不如是則不足以制吳楚之輕剽而撓其後帝亦方念漢之不利不能不聽其以梁爲餌於吳楚也吳楚平而梁王出太后母子兄弟攜手帷席且歡且泣道其所以故亞夫之功日少而短日多而竇太后請帝之封后弟王信蓋所以悅帝亦所以自廣外家也漢興以來母后家往往如是亞夫不能徜徉浮湛其間而廼欲以法爭之爭之誠是也然梁孝王倚太后讒之於上信倚后讒之於下而亞夫欲以區區吳楚之功處於骨肉左右怨議之間正所謂以脂葦而投之燎毛之原決千里之河而注之海日見其橫且深也亞夫之在當時其所自處吳楚之功不可

按考予觀其於帝之賜食獨設大截不爲置箸而不勝其怏怏之狀顧上席借箸他日又買尚方甲楯以待葬則其素無學術以自持而一二驕僭之微所不能免明矣彼景帝者晁錯之所教習以申韓刑名之學而以術數任臣下者也其爲梁王后弟信之讒者必曰亞夫父子相繼定國難功多不能盡封非以法誅之不可又不然則曰亞夫自多功驕縱無人臣體讒一至而不疑再至則攘臂而起三至則令人陰伺其過而法削之矣故以君臣之間賜食而不爲置箸者以梁王與后弟信之讒

雜著

卷之三

十二

三五

既深特怒而察之耳廷尉按買尚方甲楯而曰君縱不欲反地上卽欲反地下非有所受於左右之指安忍附會其獄至是哉善乎漢世之功臣而能爛然完名聲施後世者蕭曹子房陳平三四人而已彼皆能爲黃老言而短少其術以自便者雖非爲學術之至彼其中所持者亦深矣嗚呼以亞夫累世之功處乎梁王及后弟王信二三貴戚讒沮之間且不免於難况后世疎遠之臣而不幸有所獲罪焉欲其無危也得乎悲夫

古者兩軍相壘而士伍或以其情外泄於敵者必其勢困力詘且暮爲虜矣然後先之以自納焉不然或犯軍典於彼故有不可釋之怨者沛公方擁諸侯之兵先入關而破彊秦法所謂千里乘勝也項王之兵固稱氣倍沛公而其勢未得卽衡決曹無傷豈遽倍之苟以間嘗有怨懷沛公何沛公立誅之時不以言史傳不以載也然則項王何以言之今匹夫相讐往往匿名投之有司論殺之安知非無傷有怨於他將伍而他將伍詐爲無傷言之者亞父董每令望氣占沛公爲天子氣文成五采

雜著

卷之三十一

十三

三十七

秦旣滅與項氏爭天下者獨沛公也當陽君旣破沛公軍非乘間而馳之殆不可復而常患項王爲人婦人之仁多所不忍又安知非亞父董詐令他人言之以激怒項王也嗚呼古人覆亡於讒者之口而不能自言抑多矣獨無傷爾耶

評司馬子長諸家文

屈宋以來渾渾噩噩如長川大谷探之不窮攬之不竭蘊藉百家包括萬代者司馬子長之文也閎深典雅西京之中獨冠儒宗者劉向之文也斟酌經緯上摹子長下採劉向父子勒成一家之言者

班固也吞吐騁頓若千里之駒而走赤電鞭疾風  
常者山立恠者霆擊韓愈之文也巉巖剝切若游  
峻壑削壁而谷風淒雨四至者柳宗元之文也迺  
麗逸宕若攜美人宴遊東山而風流文物照耀江  
左者歐陽子之文也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不  
得不止浩浩洋洋赴千里之河而注之海者蘇長  
公也嗚呼七君子者可謂聖於文矣其餘若賈董  
相如楊雄諸君可謂才問炳然西京矣而非其至  
者曾鞏蘇轍至矣鞏尤爲折衷於大道而不失其  
正然其才或疲繭而不能副焉吾聊次之如左俟  
知音者賞之

雜著

卷之三十一

十四

三百六十一

日本圖纂刻題辭

日本圖纂者予友崑山鄭君手圖日本諸島所錯  
海而峙與纂其州郡土貢道路形勝語言什器戰  
鬪之習者也大略按舊所傳日本考略次及海上  
針經而又合之以督府胡公曩遣謀者曾來歸者  
航海者甲之說若此乙之證若彼則又叅諸丙與  
丁之互難歸於一而後信焉而書故南北鮫鱸之  
波經萬餘里指若几席其誼亦勤矣予所最愛者  
諸島所入寇之路旣已稍爲擘畫而一切風候又

能按其潮濬所嚮以布斥候使瞭海者採君之言  
若臺官占渾天故事無間寒暑晝夜然則國家所  
以東卻倭奴者可以先其未至而待之較之收功  
於及岸而鬪者多矣嗟乎予獨懼夫博望未能得  
之以占月氏而中行說輩或從而持之以教胡人  
瞰候漢利害處茲又有識者之所不敢不慎也

題驚鴻集刻后

右驚鴻集永嘉項君所罹讒而自放之作也君既  
多雋才自喜世之士大夫之憐才者往往引君爲  
上客然不知者亦以此忌君而君遂蒙詬矣嗟乎

雜著

卷之三

十五

驚鴻者君所自托也得無叱咤嗚咽歔歔慷慨於  
繳贈之及也而思以翩然昂飛者乎雖然幸君毀  
其羽毛姑爲浮湛沼沚之間茲則國風之所以怨  
而不怒也

跋蘭亭記帖後

嗚呼此王右軍所生平淋漓自喜而以最得意名  
者也數傳而沒於唐僧辨才太宗皇帝好之不能  
奪房魏公以才御史蕭翼薦令變服匿名詐爲客  
遊過辨才始及竊之還歸上聞卽日超拜翼爲員  
外郎帝沒之日猶歔歔歔恨不能割顧太子願借



此以自殉甚矣夫人心之不可有所溺也太宗者  
三代以來所號爲聰明才智傑然不世出之主也  
區區好字畫之工至於割心刺腎與世之巖穴僻  
藝之流相幻持如是其沒而諛也不以宗社朝廷  
而以此豈非人心有所溺雖蹈水席火至死而不  
悟與房魏公唐諸相中名流方岸然開國非不知  
其過而亦曲逢所好以自媚嗚呼世之君臣相與  
之際求其能免此患者亦鮮矣他日讀南唐紀云  
溫韜發昭陵所函諸鍾王書帖盡爲兵所掠不知  
所之嗟乎天地間一漚竅耳條聚條散條存條亡

雜著

卷之三十一

六

孰爲我常彼有所溺焉者欲卒以身而留焉豈非  
其愚且陋也乎余不能無感因書之以發一笑

書郡齋左壁

予抱策事 明天子者十年於此矣間嘗儻

自喜願附世之賢臣志士效尺寸竹帛間然而性  
疎意廣往往牴牾不遂好覽觀百家傳記之旨一  
日得歐陽公所爲一行傳讀之適自喜曰吾其附  
名氏於此乎賴先人所遺宅一區近水田數頃茗  
雪間又他日嘗貯書數千卷甚可贍吾歲時伏臘  
之廢而誦說於中也吾將以間去官當閉戶獨息

取所嘗扣古六經諸子疏義而沉覆之次及律曆  
兵賦天文輿地卜算僊釋之書而蒐獵其旨非歲  
時謁墳墓及訪佳山水不出非長老處士不造於  
其廬非其好不以見焉如是者數年然後裹糧歷  
遊齊魯秦晉之墟渡河洛轉荆襄南浮洞庭遵豫  
章迤邐閩粵其所涉名儒大賢之廬當移時而師  
事之而林壑間或多方技釋老與隱君子苟有聞  
者必俛首而扣之務得其腴而止其所歷州郡河  
山分裂風俗沿改與古今成敗得失忠賢志士之  
跡必停車而弔問之籍其所以故然後歸廼以所  
得而蓄之於心合之於聖人之道其中乎否乎於  
是筆之於書以遺後之同志者相與叅訂焉

題畫像者董君卷

曩予從尚書膳部郎時南州蔡時新嘗爲予像飄  
鬚渥顏泠然若蛻而遺焉當是時輿皂以下按其  
像卽笑指予又十餘年予以按兵粵州罪狀奪官  
來歸卧平苕之上也久則旣老矣方獨息一室偃  
然手梁父之篇臨流而咏焉聞有董君九華者忽  
以像事來扣予旣像予且前言曰異哉君之幻也  
世之像人者往往得其願頰口鼻耳目毛髮豐瘠

廣狹槁澤黝白之似而不得其神予是以稍稍厭之數略其世之所共得而貌而於以注意於世之所不得而貌故按其像而匿其氏名間以覆之朝市田野之間無不人人得其解者斯意也唯蔡君與予兩人獨得之然蔡君方貌君之從宦也其所像者縮綬而曳組也鳴環而秉笏也然而君之泠然若蛻而遺也則固其情已遠遊於江海之上而不得以韁而繫之者已吾之貌君於林壑也其所像者綸巾而竹筇也下帷而誦且諷也然而凝然若存怛然若憂幾乎古之所謂抱膝而吟扣角而歌又將周情孔思而不能忘者君豈其始也處廊廟之間而有所遺其旣也退江湖之上而或有所思者乎時左右顧像者皆大笑予亦笑然而卒無以自解於君也因書其言以爲別

姚孺人像贊

有序

予外父高郵州判官姚公沒而孺人哭之哀日飲漿茹糲以速病且歿歿之日醫饋以藥勿納也旣瞑其子求國中善像事者伏屍下祠而像之三易藁卒不可得何者孺人旣以哀鑠容耗肌非故所貌覩也久矣其子悲不自已請予言

系其額予感古國風女史所錄婦人女子以其  
感慨歎歎之間往往並繇艷年方其粉黛紈綺  
之間而有生歿悲離之感固其宜也迺若孺人  
之事高郵公春秋已高諸子女並從婚且字此  
於人情若可少解者何其慘痛剝割而卒若此  
豈古人所謂婦之從一專而不化者歟抑亦其  
性之使然固有不必於其年之甫艷及其衰晚  
者歟贊之曰

國工之所能繪與孝子慈孫之所瞻依而能言者  
孺人璜瑀之節珮玦之容國工之所不能繪與孝  
子慈孫之所飲泣而不能言者孺人隱約之恩愍  
烈之風攷之彤管所載國風所歌雖至於哀而或  
傷然以系之廟貌垂之後昆允矣其爲從一而終

趙心山像贊

公之才不可以適世兮然葛巾野服而笑傲乎丘  
中亦足以汗墨夫之容公之文章不可以療饑兮  
然操觚持筒而哦咏乎中丘亦足以助騷人之幽  
問友於黔婁卜業於韓康家無擔石兮長者之車  
數過於其堂嗚呼像之者特其圖書與冠裳焉何  
恐未易以寫其中之所藏

紀剿徐海本末

嘉靖丙辰徐海之擁諸倭奴而寇也一枝由海門入略維揚東控京口一枝由淞江入掠上海一枝由定海關入略慈谿等縣衆各數千人而海自擁部下萬餘人直逼乍浦而岸岸則破諸舟悉焚之令人人各爲灰戰又導故窟柘林者陳東所部數千人與俱併兵攻乍浦城蓋四月十九日也當是時朝廷方奪故總督而新總督胡公自提督代之甫八日問幕府麾下募卒僅三千人俱孱弱不可用故總督所徵四川湖廣山東河南諸兵俱罷

雜著

卷之三

二十

三万七十四共

去所爲緩急者特容美土兵千人及叅將宗禮所籍河朔之兵八百人耳南北諸倭酋不下數萬謀者聲言他酋分掠江淮於越諸州郡間以扼援兵而海等當窟乍浦下杭州席卷蘇湖以脇金陵氣恣甚總督胡公方召諸司畫計無何故提學阮公代胡公爲提督檄未至夜半聞乍浦圍卷甲趨之胡公亦分遣兵激浦海鹽之間爲聲援而自引兵壁塘西相犄角居頃之海頗聞新總督胡公卽故御史所嘗提兵督戰於鶯湖王涇之間而覆之者氣稍沮尋罷乍浦圍聞兩公方擁兵壁近郊不復

敢窺杭於是經路峽石越阜林出烏鎮以北烏鎮者卽海故所犯蘇湖舊路也當是時胡公旣獲謀度蘇湖之間惟鶯湖爲四戰地於是檄河朔兵自嘉興入駐勝墩陣而待因以吳江水兵遮其前湖州水兵尾其後而公自引麾下募兵及容美土兵衝擊之提督阮公自崇德聞賊且出烏鎮也卽道挾河朔之兵騎而馳及之於阜林令善射者且躡且射賊稍稍引去賊縱數百人嘗之輒又敗去賊怒甚鼓噪而前提督阮公勢皇急於是走輕舸入桐鄉城而叅將宗禮與裨將霍貫道等迺自張左

雜著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右翼厚集其陣以待戰數合擊殺數千人會日暮賊且引去時賊氣頗窘而宗禮霍貫道等亦已絕嚮道不得擇善地便水草以自休止明日餓而戰賊遣候者樹而望蓋孤壘以壅無他援者也大喜復縱兵以半擊其前以半繞其背而霍貫道河朔故驍將也大呼衆力戰矢砲如雨下無不人人一當十復擊殺數十百人而貫道亦手自刃十餘人賊益怖海且中砲欲馳去會火藥盡霍貫道面宗禮仰天呼曰吾兩人再得藥數斗可以了此賊矣

未幾貫道與宗禮俱陷衆大敗賊遂乘勝圍桐鄉

時總督胡公已引兵躡崇德聞之潛然流涕曰河  
朔之兵旣敗我兵皆氣奪莫敢戰東南之事無復  
可支矣賊已困桐鄉假令復分兵困崇德以劫我  
我兩人譬之枹而自沉也國家且奈何於是還省  
城檄諸路兵爲戰守計先是胡公始爲提督時嘗  
與監督尚書趙公謀曰國家困海上之寇數年於  
茲矣諸酋奴乘潮出沒將士所不得斥堠而戍者  
人言王直以威信雄海上無他罪狀苟得誘而使  
之或可陰攜其黨也於是遣辨士蔣洲陳可願及  
故嘗與王直友善者數輩入海諭直直果感悅願

雜著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如約遣其養子毛海峰欵定海關謝過間以諭海  
海已散他島勾島人入劫故不相及而海峰者云  
云彼固未之聞也公策曰直與海雖順逆不同其  
勢固唇齒也直旣悔悟海獨不可以大義說之乎  
不然彼貪人也誘之以利或可徇其心聞桐鄉城  
小而堅緩之數十日則永保戍兵至固可破之矣  
於是疾走人諭海峰因厚遣謀者陰過海所曰直  
已遣子欵定海關 朝廷固且赦之矣若獨無意  
乎新總督威名非曩時比且仰體 朝廷德意推  
心置人腹若不乘此時解甲自謝他日必爲虜矣

海頗然其計於是亦遣酋自謝約罷圍去因以要公稍出中國貨物遣他倭酋而疏釋其罪公佯諾輒以銀牌綺幣厚遺來謝酋而陰令營中盛兵容私謀者故縱酋瞰之酋旣德公遣又內怖公之兵威也歸以報於海明日復遣他酋來謝公視之初允數復海於是始歸心於公願爲公死之矣然陳東獨心竊疑海私公遣猶鞅鞅未之從也海間遣酋次桐鄉城下私城上兵曰某已聽總督胡公約解去矣城東門故柘林賊陳東黨也鴛悍不吾從若謹備之是夕海果道崇德而西且乞他兵於

雜著

卷之三十一

三

式

公以夾擊東公猶心訝未之許而東獨盛爲樓櫓撞竿以撞城而桐鄉令金燕者疆幹吏也城中一切兵仗火藥諸已善備提督阮公復躬厲矢石狗城上人令令散千金募敢死之士督戰益亟所殺傷賊亦數十人方撞竿自樓櫓中躍而撞城城幾壞一男子爲縉索圍撞竿所擊故窟處竿至卽縉挽以上斬之又募冶者煮鐵汁灌城下酋城下酋不敢逼東旣無何聞海等解去道遠勢且孤亦相與稍稍引去圍始解而提督阮公出矣時五月二十三日也方阮公困桐鄉時固日夜望總督胡公



援兵之至而胡公亦重念東南之安危身之禍福與阮公相旦暮情固急業已遣兵備劉公督同留守王倫宣撫田九霄勒兵自嘉興入壁斗門分守汪公督同知縣張冕勒兵自湖州入壁烏鎮叅將丁瑾勒兵自海鹽入壁王家店指揮樂埵督同千戶羅天與勒兵自崇德入壁石門又令崇德令崔近思收河朔之散卒入城爲聲援兵四面環賊遠者二三十里近者十餘里而陣然各以徂阜林之敗逡巡惶怖不敢逼而公業遣謀羈說賊亦日夜遲永保戍兵之至以決一戰也計無可奈何而胡

雜著

卷之三十一

三

公與阮公兩人者爲同年故深相結者及援兵不合阮公自圍中頗急於是兩相猜而他謗者輿爲飛語撼兩公者盈道路矣當是時朝廷聞東南之寇卽日出尚書趙公督山東河朔諸兵援之又兩公所私相猜者語頗聞趙公趙公亦故與兩公者爲肺腑交所嘗兩推轂中朝以填東南者念兩公卒有郤則東南之事牴牾不可圖於是日夜引兵而南至楊州則阮公業已出桐鄉圍東渡錢塘狗會稽諸下邑擊他賊胡公亦聞尚書趙公之至且戰且南淮揚毘陵之間無足慮獨海爲巨孽

間雖狃而內附中固不可測而上海之賊萬餘人由吳淞江西引方急廼日遣諜者哨海以金帛而說之東出海上擊他賊海亦果收諸倭酋出乍浦道平湖時諜報吳淞江之賊已鼓行涉嘉善界欲西合海公念海萬一卒他變兩相合柰何因策海始已焚舟爲深入今不得舟必急於是遣諜訶海謂海旣內附何不如故約勒兵擊吳淞江賊且篡奪其輜掠舟以歸海果然其計卽日引諸酋逆之朱涇道上斬首若干級餘賊遂夜走以故海不及篡奪其舟而還及他酋脫而出海也公又別遣總

雜著

卷之三十一

三五

式

兵俞大猷伏飛艦海上遮擊之溺且盡於是海旣德公不敢背又聞吳淞江賊之出爲海兵所遮擊益內怖日輸欸於公遂輦故所戴飛魚冠及他堅甲名劍數十種並以輸公而且遣其弟洪入質於公公固佯納之公又諜聞海麾下獨書記葉麻爲長曾其爲人頗黠而悍近與海爭一女子有微卻非用間急縛之則無以灰彼之內附之心於是遣諜就海帳中諷海縛葉麻以出葉麻出而諸酋中故隸葉麻部曲者稍稍怨且懼矣怨且懼恐生他釁則又以他罪縛縛幾百餘人公又策陳東於諸

部曲中與葉麻聲相倚項以桐鄉之役兩睚眦者  
也數遣諜持簪珥璣翠遺海兩侍女令兩侍女日  
夜說海并縛東海旣諾而陳東者薩摩王弟故帳  
下書記酋海固未之能也於是出葉麻囚中令其  
詐爲書於東反兵賊殺海其書故不以遺東陰泄  
之於海激怒之使并縛東海讀其書涕雙下益德  
公之不忍爲東所賊殺之也日夜謀縛東以報公  
居無何尚書趙公移兵渡江來所過州縣數舉兵  
向賊賊輒敗走俘斬若干級兵威大布當是時公  
已知海之甘心於東不忍疾擊海疾擊之兩人迫

雜著

卷之三十一

三六

而深相結則東南之事未易圖而尚書趙公之至  
也私約公共部署兵擊海日急且召公故所遺謀  
面詰之曰若爲我諭海海連兵以來罪不容死非  
縛陳東及斬千餘級以獻恐無以謝 朝廷若能  
則吾黨同督府諸公疏釋之不然若且齎粉矣是  
時阮公亦至於是海益怖出所故掠中國貨物千  
餘金賂王弟詐請東代署書記海因夜得東卽縛  
以故約復於胡公葉麻與陳東相繼縛而諸酋長  
汹汹內亂矣是時諸酋長旣疑且怨海無鬪心故  
其氣窘海亦自度縱令反故島當亦必爲諸酋

長所賊殺故爲內附日固而公與趙公簿責海益  
急海旣急因念欲掠舟出海恐爲海上兵所劫欲  
列壘拒官兵又業已內附不忍背且陳東黨固日  
夜襲殺之也公策曰彼旣亂吾可乘之矣因遣謀  
私海曰我固欲寬若趙尚書爺以若罪孽大何不  
聽我艤數十艘海上若且誘之逐海上艘令俘斬  
千餘級以謝趙公而若因得以自完乎海不得已  
且疑且諾因約兵備副使劉公引兵伏乍浦城中  
而某日時某當引衆出海岸去乍浦城半里而陣  
佯令衆酋逐海上艘某手旗麾之城中官兵卽舉

雜著

卷之三十

三七

式

燧爲號從城中出亟擊勿失諸官兵卒如故約乘  
之諸倭酋逐海上艘如蟻不及還兵闔於是諸官  
兵得乘勝蹂而前不傷一卒所俘斬數十百人沒  
海者無算於是海自以數有功於朝廷願與部  
下諸酋長入款具庭謁胡公與尚書趙公提督阮  
公及巡按趙公並許之謀往復期以八月初二日  
然海猶恐陰設甲士劫之先期一日卒擁酋數百  
人胄而陣平湖城外自帥酋長百餘人胄而入平  
湖城中求款四公者計不許恐他變遂許海與諸  
酋長北嚮面四公按次稽首呼天星爺歿罪歿罪

海欲再爲歎胡公而未之識因顧謀謀目示之海復面胡公稽首呼天星爺歿罪歿罪胡公亦下堂手摩海頂謂之曰若苦東南久矣今旣內附朝廷且赦若慎勿再爲孽海復稽首呼天星爺歿罪歿罪於是四公厚犒遺之而出是日城中人無不洒然色變者海旣出諸公者固已忿恚海之列歎猶宵而入屬疆脇無禮又不及如謀故所期月日而先日卒至也其習行黠若此於是闔謀不勒兵誅之他日必爲患計部下尚千餘人猛鷲難卽破永保兵猶迤邐遠道未至也於是佯令海自擇便

雜著

卷之三十一

二六

式

地居之海果自擇便地得沈家庄卽餽沈家庄與居之是爲八月八日當是時衆復誼然譁諸公輩何不撲滅海不然且縱之出海上令自解去顧參虎以自禍也不知諸公者固有待於是胡公與尚書趙公提督阮公私自部署兵又日夜遣使趣永保兵來會兵未集恐海驚禍且肘腋間胡公遣謀訶海且啗海如曩時因謀以請於趙公曰吾聞善兵者乖其所之海與陳東黨業已深相仇今合而兩附者迫故耳聞沈家庄故東西兩處而中縮河爲塹何不說海以西沈家庄居陳東黨而自擇

東沈家庄以居部下僉乎謀以諭海海果如其言  
頃之永保兵至會海輸二百金於公市酒米公復  
與趙公謀以藥毒其中而歸之又令陳東詐爲書  
夜遺其黨曰海已約官兵夾剿汝輩矣陳東黨果  
疑而夜伏邏卒東沈家庄道上瞰之適海皇急因  
令僉竊兩侍女出道上而急則因間道走莫府以  
自托邏卒瞰知之歸以報於陳東黨陳東黨聞之  
大驚卽勒兵募兩侍女過海所罵曰吾汝若俱死  
耳遂私相稍而鬪海中稍衆大亂明日官兵四面  
合牆立而進保靖兵先嘗之稍卻河朔兵乘之又

雜著

卷之三十一

三九

三百七十三

却俄而胡公擐甲厲聲叱永保兵左右列大呼而  
入瞰壘下擊會風烈公麾衆束千餘炬入各持炬  
縱火焚之海窘甚遂沉河死甫食頃人人驚而攫  
千餘箇斲殆盡矣中所故飲毒首虜黑色者凡  
三百餘人於是永保兵俘兩侍女而前問海何在  
兩侍女者王姓一名翠翹一名綠妹故歌伎也兩  
侍女泣而指海所自沉河處永保兵遂蹈河斬海  
級以歸

江上丈人曰海以一緇衣起島上五年之間百戰  
百勝朝廷遍徵海內諸名將與之喋血吳越諸

州郡間未聞有俘其偏卒者方其擁兵數萬人分  
五道入湛舟以戰示無復還意當是時其氣飄忽  
奮迅固已欲吞江南而下咽矣何也而困  
於胡公區區之餌卒之糾纏狼狽以自翦而灰若  
割羊豕然豈非所謂人固屈於慾也乎善哉友人  
唐司諫嘗曰始賊盛兵圍桐鄉時假令胡公持觶  
缺不量彼已而鼓兵以戰一蹶而債東南事去矣  
今且堅忍舒徐以收之兵法曰利而誘之亂而取  
之若胡公者可謂合兵變者也雖然公開襟多自  
喜嘗欲做諸葛武侯縱孟獲故事且生縛海獻之  
雜著

卷之二十

三十一

二百九十七

天子疏請海與王直兩人者爲戈媒於海上而因  
以纓繫海上酋嗟乎公之心固雄虎檻而逸亦危  
矣幸而趙公與公沉謀挽公手曰不殺海吾兩人  
無以仗劍報 天子公意遂決不然彼讒口之  
所以交吻於公者豈其小哉

雜著

島人傳

海上有兩漁人者故浮筏漁海上。一日飄風至筏亡。維流數日夜不知所之。已而沿潮入他島中。島外多蕭葦槿艾。篁籬翳蒙。覆不可入。而兩漁人者亦迷其處。又疑多蛇虺。含沙之孽。而不敢復求入也。頃之中忽聞呼嘯聲。疑人。然遂相挽。緣崖而上。島上人望見。稍稍來。漆面椎髻。羸而羣。故無所

雜著

卷之三十一

一 三

爲繪帛帶。烏冠裳。冶化之俗。金編。櫻栗。桐。棧。及他所不名樹葉。以爲衣。衆覩兩漁人。所衣繪帛衣。前曳。褕視之。若眩異狀。而兩漁人者。大驚。前欲爲禮。謁衆。竟不爲禮。謁而特。人人手拮。而鼻嗅者。再攜兩漁人入盤谷中。穴土而處。牡牝鹿豕相雜。斷斷如也。亦無火。飪之食黃髮者。偶而箕踞前坐。少者壯者出。而採拾諸菓實。以獻。因徧過他穴。亦如之。如是者累日。無間。左右爲兩漁人。甚驩。而兩漁人者。初不辯音聲。欲畫地爲字。以通旨意。衆又顧笑。殊無解者。兩漁人竟亦驩遇之。猶啞者之設賓主。



也久之兩漁人辭去復治筏沿潮而出既返至海上而無復能指示島處矣予友人栗子嘗從尚書霍兀煙遊云所得於兩漁人者知此霍尚書廣東南海人也歸安茅坤抱策遊縉紳大夫者十年矣性故朴野澹蕩好慢易人縉紳大夫非久與之處覽其情素往往疑而寃之而其中故無他腸與人無論親疎新故油油然若生平交亦未嘗背指人過間有聞亦酸惻低徊不欲竟聞之故苟與之又未嘗不深交綿思也以是友朋間往往呼爲嬰兒茅子以是深有感於所聞島上人之事頗與已同旨願棄去人間從之遊而恨兩漁人者已忘其津處不能從廼述而贊之曰予聞近海多犀象翡翠玳瑁珠璣羸蛤之利人多入海求之至相覆獵雖死不悔而島上人獨鹿視而穴處若無心志耳目口鼻之欲然何哉豈非其波澤爲國聲教不通之幸與昔陶處士自贊其道以爲無懷氏之民葛天氏之民嗚呼若島人者近之矣近之矣

三益先生傳

三益先生者不詳其氏系或曰漢時人生而文穎劍頤確齒垂耳眼中時時煙霧起世不知相

之亦卜曰山澤之癯也家甚貧無三畝之官僦石  
之儲以自將澹如也少好著文章尤篤辭賦自屈  
原宋玉景差賈誼司馬相如以下數摹擬之無不  
得其似已而棄去獨好學窺覽百氏之書家有先  
世所貯書又聞士大夫間藏書者稍有異種不遠  
千里紹介購之士大夫好事者聞輒嘆賞美異苟  
有他種雖千里外亦時時爭寄貽也故六藝以下  
自天文地攷山經海圖浮屠老氏稗官方技陰陽  
卜筮湯盤孔鼎岐陽嶧山科斗漆書籀篆分隸之  
流無不洽聞客或載魏安釐王墓中所發竹簡書

雜著

卷之三十一

三

三十一

三十車指難之次答如響古之博物若倚相左丘  
明劉向父子數君子者不能過也又攷 國家興  
王以來中外治亂之略列侯丞相御史大夫司農  
宗正少府水衡百執事名氏世次忠孝邪正之跡  
嘗私做班掾爲百官表藏于家其所撰次得失頗  
合於大道然中多論刺譏訕當世故秘不出是時  
四海之縉紳先生與丘壑慕古之士莫不願因門  
下定交以籍聲望焉又喜任幅尺自裁不共世浮  
湛人或以勢位之意屈抑之不能也間急與之期  
雖死不易也獨性峭直數面刺人過衆或難忍唯

蜀巖君平好之兩人爲深交云嘗過君平肆君  
平爲鈞簾次坐論文謂曰吾嘗聞仲尼云友直友  
諒友多聞益矣古之道殆不易見者君豈其人耶  
於是呼之曰三益先生后仕顯不終南徙至河上  
河上丈人聞而贊之曰世之人嘗稱首陽爲拙柱  
下爲工豈不以大道透迤若龍蛇然後能容耶先  
生硜硜然守詩書仁義之旨欲與金石四時爭尺  
寸之能難矣雖然傳不云乎世有楊子雲安知其  
不好也先生遜跡以俟焉

賀朱司空啓

雜著

卷之三十一

四

三五九一

恭惟我公弱冠登文石之墀茂才擅承明之譽出  
宰婺邑吏民碑德政者永甘棠之思入補西曹中  
外頌讞獄者兼經術之飾已而養痾泉石望溢薦  
紳初徙祠官而藻雅飛何異季真之爲禮部再推  
督學而士習振無媿常袞之在閩州歷藩臬而所  
至聲稱領節鉞而矯然開鎮貳司空一載先  
帝嘉播和見士之勤贊太宰三年朝著奕引賢屏  
墨之績已而河堤決齧出我公於宣房瓠子悲歌  
矢成功於濟上資日以久勞日以多遂以尚書八  
座之官再兼青宮少保之秩及還京邑兩建山陵

非獨長秋郤中使無名之侵牟抑且國家省少府  
不賞之靡費頃者積勞九載殊最百僚由筮仕及  
今已逾四紀按威名所著聿振三朝於國家足稱  
典刑之臣在儒林寔爲著蔡之望此四海士人之  
所拭目以觀而我中丘故知之所彈冠欲狂者也  
聖天子行且 賜之璽書晉之勲級上以  
殊枉石之號下以竦臣工之瞻敢附鳳鳴聊申雀  
躍

上余相公啓

伏惟相公擢自魏科文章之名金北斗官超學士

雜著

卷之三十一

五

三百七

勲業之盛冠中朝頃者拜麻以來台垣動色顧老  
馬之伏櫪無繇望天駟而長鳴孤鷺之繼樊不能  
攀威鳳而颺翅耳豈謂有壻曰董道醇有兒曰茅  
國縉抱藝而試遽叨門下之金收投牒以前忽荷  
帷中之俱錄朝野方切拔十獲五之慶而衰蹇獨  
兼得隴望蜀之私矣天高地厚日照月臨平津開  
閣鄒枚鱗次而侍承明忠宣柄文崔韓羽儀而名  
當世相公之推轂若轉圜而鄙人之嚮風願列頸  
也倘兩生長侍於絳紗則百年無忘於白首矣茲  
特遣使函書以獻無任感戴瞻望之至

刻檀孟批點引

姚海屋攜所刻摘錄檀弓孟子批點者示予予讀一過題之曰檀弓之言雋以約譬則引列泉而出飛巖洞壑也然特措其句與字以爲工者也言之工文之衰也迺若孟氏深於道其爲言也閎以辯譬則進之而江淮而河海矣眉山山公不得於其道顧以爲或不離乎戰國諸子者之習而第以文賞之嗟乎孟子者文云乎哉然則海屋子之刻而傳之也何以曰學書者第授之古盤孟諸法如是云爾苟得其解則庖犧氏畫而奇畫而耦金天地之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又何有於李斯篆隸以下之點綴淋漓乎哉

刻史記鈔引

予少好讀史記數見縉紳學士摹畫史記爲文辭往往專求之句字音響之間而不得其解譬之寫像者特於鬚眉顴頰耳目口鼻貌之外見者耳而其中之神所當怒而裂眦喜而解頤悲而疾首思而撫膺孝子慈孫之所睹而潸然涕洟騷人墨士之所憑而凄然吊且賦者或耗焉未之及也予獨疑而求之求之而不得數手其書而鑄注之三四

過已而移官南省時予頗喜自得其解稍稍詮次  
輒爲好事者所攜去遂失故本頃罷官歸復以督  
訓兒輩爲文辭其所鐫注者如此予按太史公所  
爲史記百三十篇除世所傳褚先生別補十一篇  
外其他帝王世系或多舛訛制度沿革或多遺佚  
忠賢本末或多放失其所論大道而折衷於六藝  
之至固不能盡如聖人之旨而要之指次古今出  
入風騷譬之韓白提兵而戰河山之間當其壁壘  
部曲旌旗鉦鼓左提右挈中權後勁起伏翱翔條  
忽變化若一夫劍舞於曲旃之上而無不如意者

雜著

卷之三十一

七

式

西京以來千年絕調也卽如班掾漢書嚴密過之  
而所當疎宕逾逸令人讀之杳然神遊於雲幢羽  
衣之間所可望而不可挹者予竊疑班掾猶不能  
登其堂而洞其竅也而况其下者乎唐以來獨韓  
昌黎爲文極力鑱畫不可不謂之同工也間按順  
宗皇帝實錄與秦始皇紀讀之復不相及抑可槩  
見其微矣予嘗夢共太史公抽書石室中面爲指  
畫夢中若解已而夢醒則亦了無一言於眉睫之  
間者予媿今所鐫引殆亦說夢之餘者耳楊子雲  
嘗謂顏子苦孔之卓嗟乎予於公欲求其苦之卓

也且不可得矣而敢他望乎予姑刻而存之齋中以俟後之好讀其書而能求其至者鈔凡若干卷按故本特什之七詳見凡例中故不贅

### 韓文公文鈔引

魏晉以後宋齊梁陳迄于隋唐之際孔子六藝之遺不絕如帶矣昌黎韓退之崛起德憲之間沂孟軻荀卿賈誼鼂錯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楊雄及班掾父子之旨而揣摩之於是時譽者半毀者半獨柳宗元李翱皇甫湜孟郊二三輩相與遊從深知而篤好之耳何則於舉世聾聵中而欲獨以黃鍾雜著

### 卷之三十一

八

式

大呂鏗錡其間甚矣其難也又三百年而歐陽公脩蘇公軾輩相繼出始表章之而天下之文復趨於古嗟乎隋唐之文其患在靡而弱而退之之出而振之固已難矣迺若近代之文其患在勦而廢有志者苟欲出而振之而其爲力也不尤憂憂乎其難矣哉要之必本乎道而按古六藝者之遺斯之謂古作者之旨云爾予故於漢西京而下八代之衰不及一人也首揭昌黎韓文公愈錄其表狀八首書啓狀四十四首序二十八首記傳十二首原論議十首辯解說頌雜著二十二首碑及墓誌

碣銘四十一首哀辭祭文行狀八首釐爲十六卷  
昌黎之奇於碑誌尤爲巉削予竊疑其於太史遷  
之旨或屬一間以其盛氣指挾幅尺峻而韻折少  
也書記序辯解及他雜著公所獨倡門戶譬則達  
磨西來獨開禪宗矣

柳柳州文鈔引

昌黎韓退之崛起八代之衰又得柳柳州相爲羽  
翼故此唱彼和譬之噴嘯山谷一呼一應可謂盛  
已昌黎之文得諸古六藝及孟軻楊雄者爲多而  
柳州則間出乎國語及左氏春秋諸家矣其深醇

雜著

卷之三十一

九

式

渾雄或不如昌黎而其勁悍沈寥抑亦千年以來  
曠音也予故讀許京兆蕭翰林諸書似與司馬子  
長答任少卿書相上下欲爲掩卷索歛者久之再  
覽鈇鋤潭潭諸記杳然神遊沅湘之上若將凌虛御  
風也已奇矣哉予錄書啓三十五首序傳十七首  
記二十八首論議辯十四首說贊雜著十八首碑  
銘墓碣及誄表狀祭文十九首釐爲十二卷按柳  
州平淮雅與鏡歌及五七言詩什於諸家中尤擅  
所長予校而錄之者特文也故不及



西京以來獨稱太史公遷以其馳驟跌宕悲慨嗚咽而風神所注往往於點綴指次外獨得妙解譬之覽仙姬於瀟湘洞庭之上可望而不可近者累數百年而得韓昌黎然彼固別開門戶也又三百年而得歐陽子予覽其所序次當時將相學士大夫墓誌碑表與五代史所爲梁唐二紀及他名臣雜傳蓋與太史公略相上下者然歐陽子所與友人論文書絕不之及何也又如奏疏劄子當其善爲開陳分別利害一切感悟主上於漢可方鼂錯賈誼於唐可方魏徵陸贄宋仁廟嘗論廷臣曰歐

雜著

卷之三十一

十一

七

陽脩何處得來殆亦由此序記書論雖多得之昌黎而其姿態橫生別爲韻折令人讀之一唱三歎餘音不絕予所以獨愛其文妄謂世之文人學士得太史公之逸者獨歐陽子一人而已而世之人或予信或不予信又或訾其間不免俗調處嗟乎抑誠有之太史公之傳仲尼弟子與循吏處抑豈能與刺客同工哉觀之日月猶有抱珥可知之矣予讀唐書及五代史別有錄今特錄其文集之行於世間附唐書五代史小論而已而他遺者固多也首上皇帝書疏六首次劄子并狀五十三首次

書啓二十二首次書二十五首次論三十六首次  
序三十一首傳二首次記二十五首次神道碑銘  
墓誌銘四十七首次墓表祭文行狀三十三首次  
頌賦他雜著一十首釐三十二卷噫姪桂嘗以予  
酷愛歐陽公叙事當不讓太史公遷且前曰歐陽  
公撰五代史當時將相特並齷齪不足數况兵戈  
之後禮崩樂壞故其文章所表見止此假令同太  
史公抽石室之書傳次春秋戰國及先秦楚漢之  
際豈特是而已哉譬之一人焉入天子圖書琬琰  
之藏而陳周彝漢鼎犧樽雲壘以相博古一人焉  
雜著

卷之三十一

十一

特入富人者之室所指次者陶埴菽食而已予  
唯唯嗟乎世之欲覽歐陽子之全必合予他所批  
注唐書五代史而讀之斯得之矣

蘇文公文鈔引

蘇文公崛起蜀徼其學本申韓而其行文雜出於  
荀卿孟軻及戰國策諸家不敢遽謂得古六藝者  
之遺然其鑿畫之議幽悄之思博大之識奇崛之  
氣非近代儒生所及要之韓歐而下與諸名家相  
爲表裏及其二子繼響嘉祐之文西漢同風矣予  
讀之錄其書狀十四首論三十七首記四首說二

首引二首序一首釐爲十卷

蘇文忠公文鈔引

予少謂蘇子瞻之於文李白之於詩韓信之於兵天各縱之以神仙軼世之才而非世之問學所及者及詳覽其所上神宗皇帝及代張方平滕甫諫軍事等書又如論徐州京東盜賊事宜并西羌鬼章等劄子要之於漢賈誼唐陸贄不知其爲何如者朱晦菴嘗病其文不脫從橫氣習蓋特其少時沾沾自喜或不免耳入哲宗朝召爲兩制及謫海南以後始古之曠達遊方之外者已然其以忠獲

雜著

卷之三十一

十二

五

罪卒不能安於朝廷之上豈其才之罪哉予錄其制策二首上書七首劄子十三首狀十二首表啓二十六首與執政及友人書二十二首論五十首策二十五首序傳十首記二十六首碑六首銘贊頌十五首說賦祭文雜著十五首釐爲一十八卷

蘇文定公文鈔引

蘇文定公之文其饒削之思或不如父雄傑之氣或不如兄然而冲和澹泊迢逸疎宕大者萬言小者千餘言譬之片帆截海澄波不揚而洲島之芬錯雲霞之蔽虧日星之閃爍魚龍之出沒筮席之

掌上而綽約不窮者已西漢以來別調也其君術  
臣事民政等篇尤爲卓犖予讀之錄其上皇帝書  
及劄子狀十九首與他執政書十首諸論及歷代  
古史名論七十二首策二十五首序引傳七首記  
十二首說贊辭賦祭文雜著十一首釐爲二十卷

曾文定公文鈔引

曾子固之才燄雖不如韓退之柳子厚歐陽永叔  
及蘇氏父子兄弟然其議論必本於六經而其鼓  
鑄剪裁必折衷之於古作者之旨朱晦菴嘗稱其  
文似劉向向之文於西京最爲爾雅此所謂可與

雜著

卷之三十一

十三

知者言難與俗人道也近年晉江王道思毘陵唐  
應德始亟稱之然學士間猶疑信者半而至於膾  
炙者罕矣予錄其疏劄狀六首書十四首序三十  
二首記傳二十四首論議雜著及表詞七首嗟乎  
曾之序記爲最而誌銘稍不及然於文苑中當如  
漢所稱古之三老祭酒是已學者不可不知

王文公文鈔引

王荆公湛深之識幽渺之思大較金本之古六藝  
之旨而於其中別自爲調鑱刻萬物鼓鑄羣情以  
成一家之言者也其尤最者上仁宗皇帝書與神

宗本朝百年無事諸劄子可謂王佐之才此所以於仁廟之鎮靜博大猶未能入而至於熙寧元豐之間劫主上而固魚水之交譬則武丁之於傅說孔明之於昭烈不是過已惜也公之學問本之好古者多而其措注當時亦徂於泥古爲患况以矯拂之行而兼之以獨見以執拗之資而恣之以私臆所以呂章邢蔡以下紛紛附會熒惑天子流毒四海新法旣壞并其文學知而好之者半而厭而訾之者亦半矣以予觀之荆公之雄不如韓逸不如歐飄宕疎爽不如蘇氏父子兄弟而匠心所注

雜著

卷之三十一

十四

意在言外神在象先如入幽林邃谷而杳然洞天恐亦古來所罕者予每讀其碑誌墓銘及他書所指次世之名臣碩卿賢人志士一言之予一字之奪並從神解中點綴風刺翩翩乎凌風之翮矣於史漢外別爲三昧也予首錄其上仁宗皇帝書一首次及劄子疏狀七首表啓三十六首與友人書三十五首序十二首記二十二首論原說解雜著二十五首碑狀墓誌銘表及祭文五十九首釐爲一十六卷

題李珠山詩刻

或云詩能窮人又云詩必窮而後工皆非也風騷  
以來材各天授彼所稱窮者特以之羈人寡婦遷  
臣逐客或能發爲幽眇淒泊之音以道其心之所  
至者耳詩豈必皆窮乎哉予讀友人李珠山公所  
爲閩中西湖諸什固不爲古人剗刻湛深之思亦  
絕不爲今人驕淫靡曼之辭其所當嚴聲之勝雲  
煙之佳數與世之王公貴游名縑墨客浮泥倡和  
其間匠心所嚮鼓鑄不煩往往能以超逸之材清  
婉之藻夷曠之思清冽之響數與唐諸名家相爲  
翱翔大者孟浩然小者秦系不過也人或謂公貧  
雜著

卷之三十一

十五

題錯龍池圖冊

杖頭錢數當乏絕卽所從遊賓客過之抑且櫟釜  
矣以予觀之公之志未嘗不翩翩自適也又烏在  
其爲以窮而工其子進士志學以予知公深屬予  
題之首簡予輒題而歸之者如此

天聖禪寺之廢也舊矣頽垣敗壁崩沙委翳而爲  
兒童之所薪牛羊之所牧者什之九獨殿宇尚黯  
然故址也嘻亦危矣間攷之蓋繇元學士趙文敏  
公嘗於左右壁繪爲山水圖頗極瀟湘澹宕之趣  
又別有竹數十莖或曰管夫人爲之郡二千石及

他縉紳先生之擁傳而過者往往卽而宴賞焉而  
賓客遊從騷人墨子又從臾之不置故僧窘且散  
而於今猶能以亡爲存者茲圖之力也予諸生時  
猶及聞長老云殿之後故有古檜怪若蚪文敏公  
雅好之摹爲圖系之以詩字其堂曰古檜堂已而  
堂與圖並沒而殿之西別有池一區或曰殿左右  
柱舊嘗剡木爲龍復盤其上一日龍下飲老僧卓  
錫而訶之龍輒還故柱左右錯盤文敏公間爲錯  
龍盤記碑其事久之一夕暴雨龍飛去萬曆改  
元金谿張公司理來嘗同郡太守栗公以其暇出

雜著

卷之三十一

十六

遊覽其圖畫吊其遺事輒低回久之說郡太守而  
下闔謀割俸併括罰贖若干金稍稍葺又於左右  
圖巧其缺塞其圯劓其蝸蘚之駁蝕而繚以曲闌  
公之心抑勤矣然聞公猶引睇不已以錯龍碑廢  
無可睹記而池之蹤特莽遺也文敏公沒且三百  
年而當時之流風遺韻似不忍無傳者時則僧抱  
公所爲廢池圖并其題請予白華樓中予覽而系  
之曰隋唐以來浮屠之宮滿天下卽如予湖蕪廢  
者不可勝數而區區天聖獨得托故文敏公繪事  
與其遺文以至於今公又適與之異世而同調焉

迺爲衆歛而曲存之者若此嗚呼干將之氣薄牛  
斗世頗奇晉尚書令張華夜望而叫號迺遣豐城  
令走數千里出之豸狴之間公亦奇矣哉予題而  
歸之特解囊中錢令僧覓池以石於以併俟後之  
慕公之奇而追跡之者

陸蕭山舉業刻引

今之舉子業宋熙寧以來經義遺意也世代日以  
移而文章之調亦日以變以至於今或謂舉子業  
非古之鄉舉里選者之法恐不足以得豪傑予竊  
不然特存夫上有司與下之爲士者何如耳今

雜著

卷之三十一

十七

三十五

之士大較僉巨勦暮竊以希一日者之進耳有司  
之所操尺幅以求天下之士又多影相襲而踵相  
屬耳傳不云乎文以載道又曰其辭文其旨遠第  
使爲舉子業者能不詭於道以各言其心之所至  
而其辭與旨特文且遠焉而爲有司者或又稍能  
瞥眼而注視之譬之金之在砂玉之在璞也天下  
之豪傑豈不輩出於其間而又何必古之士簋窪  
樽者之法而後食且飲邪予嘗謂舉子業只論真  
與假而今之有司與士亦特辨以此耳頃過蕭山  
令陸君適帷中諸弟子出君平生所爲舉子業示



予因請予一言系之首予覽睹之鑿去塵言一本  
乎心之所至且按題構意由意鑄詞措句抉字象  
在言外盎然若崖之裂而泉之出也翩然若舉霓  
裳之曲奏之瀟湘洞庭七十二峯之濶而以之憂  
金石鳴匏竹也絕去嚮之所且勦而暮竊者之患  
不敢遽謂不詭於聖人之道而其辭文其旨遠者  
之槩庶幾殆近之矣予入縣縣之吏民頌君之政  
不置口然則君之舉子業豈卽予真而文以飾吏  
歟抑亦世之豪傑之士而以之翹然魁壘出乎其  
間者歟予題以復諸生且樂今之士與有司固當  
求之以此而不以彼也

雜著

卷之三十一

八

三六三

題秋水編

茲編也兒緒董所羣諸友校文於其堂擇其雋而  
錄之者也而編以秋水名蓋言神解也天地間惟  
水爲鑿萬物然惟秋水則當游氛既息其流尤別  
江漢河海之大者不暇遠引卽如溪瀾沼澗之間  
予嘗攜騷人墨客與之臨流濯纓其闊相與對明  
月引疎星披顛露攀芳杜其髮固可數而氣固可  
餐未嘗不令人神隨洞簫而薄太清者諸君子材  
各天授不無異同而諸君子所自喜處亦不無或

至與不至要之不落言詮不入俗調並以神解爲案譬則語禪者均以彼岸爲宗也已覽者自得之然杜甫不云乎秋水爲神玉爲骨茲編於秋水之爲神處大較所得已什之九而於杜甫所稱玉爲骨處尙稍再注心焉可與日月俱遠矣

顧進士刻稿題辭

予甥顧進士慎卿少負雋才頗自喜已而數困於有司然亦輒自疑囊其所著文請之予予讀而曰嘻慎卿抑嘗知古之所以歌美人者乎其言曰秋水爲神玉爲骨世之業舉子者僉兢兢焉粉黛脂

雜著

卷之三十一

九

三十三

澤珊瑚翡翠之飾以自媚於有司而不知所以反之神與骨之間以求其至飾也者卽孟氏所謂義襲於外也襲則倖而得之者什之七然亦或以不幸而困者什之三迺若反之神與骨而求其至卽孟氏所謂集義所生也其始也若眇不可卽其繼也則犁然而引其卒也則醫家所稱飲上池之水而見垣一方將不特搦髓撲荒瓜幕浣腸而已者此則神與骨之獨得其解譬則洛神江妃鳴珮而過無患乎有司之遇不遇也已先輩嘗稱二業合一言德業與舉業無二致也世或迂且怪視之而

予竊謂將家子言治兵亦先治心於此亦無以異者已而慎卿解願去燬故稿閉門久之迺陳故所藏六藝及百家之深者伏而讀之曰此或吾舅氏宗旨矣晝且餐而夕且夢焉又二年以賢補太學生舉順天鄉試第四人又明年成進士其弟尚卿哀其生平稿而梓之以行且指而曰某某題伯兄氏所故嘗自喜然不能不自疑而卒以燬之者之遺也某某題伯兄所既請於舅氏迺獲聞神與骨者之說而稍稍溉於心以之獨求其至者也其然邪否邪嗟乎慎卿已脫穎而出而予無謬矣姑題

雜著

卷之三十一

二十

三十一

而歸之第恐世之士大都亟於有司者之遇猶不能不以慎卿始所自喜者沾沾以喜而且疑予於所云以爲謬也

題方朔蟠桃圖

嗟乎聞君一竊灸於漢天子之側胡爲再竊桃於西王母之庭爲德似穢善謔不經不知之者呼之爲滑稽之雄知之者呼之爲歲星之精予將乘元氣兮遊太清東訪君兮赤城君其遺我一顆兮共爾弄丸而習長生

題魁星圖

太乙之精文昌之靈方朔得之而待詔金馬相如  
得之而獻賦承明予抑嘗挾君以排闥闔歷天庭  
人或呼之爲謫仙而君卒不爲之借盼也不及以  
文章侍從 明天子之庭今其衰遲矣獲睹冊  
青干紫霄兮薄太清予也撫佩劍兮顧青萍若將  
與君徘徊於斗牛之墟兩相望兮難爲情

少司寇吉陽先生像贊

嗚呼先生之學覺以圓先生之行靜以專先生之  
貌望之者如名山大川如大川先生之襟抱之者如穆  
風如醴泉其出而與中朝公卿大夫遊也冠冕珮  
玉而珊珊乎其間當與漢之石渠諸儒相後先其  
退而與州里之士海內之同志者相師友也則又  
密訂心印妙悟言詮數令釋膠而解凍彷彿乎鵝  
湖白鹿之編嗚呼百世之下學者過其祠而揖其  
像或投之吊草而陳俎豆也猶當立懦而興頑

俞前江翁像贊

漢三老之號長者之稱不知者特呼之爲山澤之  
癯知之者占之爲少微之星百年之下里社之間  
過其祠而伏謁之者猶足以肅冠裳而儼音聲吾  
題其像與桐之山桐之水兮同留名

藥城簿宗弟赤水公像贊

籜爲冠兮草爲席臥煙霞兮嬉翰墨抑嘗托民社  
兮挂簪綬然而官不過再命祿不滿百石卒之非  
其好兮數耽麴蘖而陳賓客翩翩然逃虛而凌風  
兮度幾乎山澤者之逸噫茲人也豈古所謂懶折  
腰數投轄緇而不以緇涅而不以涅者歟

堪輿者吳君像贊

瞭其眸皎焉若水之澄望其氣翩焉若霞之蒸聽  
其議則又瀑之飛而泉之沸而鏗錙乎其聲予嘗  
携之指畫山川若降若登若縱若橫伊斯人也豈

雜著

卷之三十一

三

三百九十一

鬼谷之流裔而江湖之客星者歟

黃貞父近刻寓庸集題辭

黃君貞父少以雋才雄視諸州郡間而見縉數兄  
事之頃之縉且第而君獨絀於有司近刻所爲四  
書義若干什移書告予曰公故嘗厭予文好摹畫  
莊周者之言或宕以詭故數擯之有司今且刊落  
殆盡矣故自題之曰寓庸庸常也寓者客遊之而  
非我有也乞一言以弁之首予手而讀之竊歎君  
之文其言雖質而其旨則已近於玄且解外雖似  
簡若緘而不欲盡而其中藏穎鏗令人目眩神掉

而不敢嚮邇譬則古之琴氏不特陽春白雪甚且  
爲崩山爲裂崖而淒風驟雨之至豈所謂其曲彌  
高而和者彌寡已乎予再覆之竊疑莊生嘗憤世  
之以莛爲楹以厲爲西施故其自言曰寓庸君無  
適憤世之不知也而亦以之自名因以之自喜與  
不然豈君近所鑿去者特莊周眉睫之外見者耳  
而中固有深入其肌理腎腠之間而不自知與又  
不然或謂宋蘇氏兄弟其才固天縱而其文則往  
往盜莊周之恍惘恣肆而馳驟不羈特滑稽之最  
而世固未之知與聞蘇氏兄弟間嘗囊文隨父洵  
天下也

雜著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題范光甫所刻舉業引

國家設科金按經術以收召天下之士而舉子業  
則大較約六藝之旨而成文者也近年來雋茂之  
材往往各務炫奇釣異甚且剽蒙莊以下及戰國  
遊俠百家異同之言以相矜詡其於道也日以軋  
予故每爲奚歎太息而竊疑隋唐以詩什取士猶

之今 國家之經術也開元天寶迄大曆而降三  
變而西崑之體出矣亦其勢然也嘉禾范光甫少  
以茂材名間同予縉兒輩爲文社片楮所落人士  
輒嘖嘖不置口予間亦評之而曰文之規不加圓  
矩不加方卽曩所刻秋水編是也當是時世或聞  
之而信者半疑者半未幾縉且捨君之餘以獵進  
士第矣而君獨纍然垂翅來歸嗟乎士之遇不遇  
固各有時邪頃復抱所爲文數十篇過草堂予覽  
睹之其認題也益入骨理深以精其所訟情而鼓  
調布詞也益鬯風神逾以宕其所入於解而脫去

雜著

卷之三十一

三十四

三十七三

繁蕪也翩翩乎佛氏所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者  
予爲數語弁之首而告之曰幸君益自信抱荆山  
之璞者三刖足而楚人始知爲連城之貴君之刖  
也再矣予固知楚王行且擇良日齋太廟不靳萬  
鎰之價以購君無俟予之復爲絮歛而太息也

題吳兩生草

吳兩生予同年吳小陵太守公之孫曰繩祖曰繼  
祖而能金以文雄州里間者也乙酉鄉試旣下第  
不勝飲鬱鳴咽輒發篋中草而梓之者如此予覽  
之大較金雋偉不羣而異日固當撥一第如持左

券者然而予之心則願兩生金韜其光而深湛其氣以要之於道兩生年猶少予所及見其進而未見其止者其路尚遠奚爲乎沾沾自喜又奚爲乎鏗鏗自鳴而遂如古之抱璞者且刖且泣而歛歔低徊之不自已也

題王少尹所藏贈遺詩什冊後

右冊所載予邑少尹王三坡公所當官鴻臚時中朝諸縉紳先生所共公連轡而馳結駟而遊於以宴酣觴詠而贈遺之者一日抱之過予曰士之志各有適不適予從官鴻臚當其鷄人唱籌執戟傳

雜著

卷之三十一

三五

三百六十七

警 天子視朝夾陛前侍斯時也明星在天庭燎百千侯王將相及百執事之挿貂被璫垂魚縮袋與夫四夷八蠻雕題文髮卉服烏言之衆魚貫而入鱗次而列嵩呼舞蹈之間少不法予同殿中侍御史輒得引漢儀而糾劾之何其肅也間侍經筵三公論道三孤副之翰林官坊東觀石渠予獲從官後或及叩首容與其間何其榮也已而退朝間獲從諸尚書郎含香視草之暇及他休沐出遊者往往經過王孫帝女列侯中官下及繁華公子釋老名區第宅園林之侈與之藉草而飲流水而



觴一歌一詠唱酬若響何其歡且樂也今且出從  
縣大夫後俯伏恣睢囁嚅脂韋進則奔走於郡二  
千石及監司上官者之庭若囚隸然退則循牆而  
走蒲伏渰渰不敢出聲氣官解之門可羅爵甚且  
空若懸磬而爨馬矢以朝夕也嗟乎予今譬之劓  
翮之鳥矣此所以數從退食暇出篋中所貯諸卿  
大夫贈遺之什而吟且哦之不能不俯仰今昔紫  
歛而太息也予大夫得無爲我品而識之以附異  
日者淵明賦歸之後已乎予三覆輒低徊久之歎  
曰士大夫得志則雲翔而天飛不得志則螻屈而  
蟻泥時也尼父之爲乘田展禽之官士師大較卽  
君簿書衣帶間耳予間按漢襴衡之困於鼓吏也  
當其短衣囚首按節而擊恬不厭恥殆莊生所稱  
呼馬牛而應之以馬牛耳况君今日所服官其祿  
雖薄程伯子所稱一命之士於民物猶必有濟也  
君覽諸公卿所唱酬諸什東方曼倩不云乎彼一  
時也抑亦好鳥者過耳之音而已又何必感慨奮  
衷其間哉公巖然而笑曰唯唯遂書以歸之

冠里一家言題辭

予少受尚書來膳部菲泉先生所其子獻策項遣

使由族中諸文學所刻四書義一編名之曰冠里  
一家言請予言弁諸首予竊感非泉先生世家冠  
山下少負不羈之材而所師事者董中峯公玘故  
能以文冠當世大較以六經周禮爲案而其剖析  
義理則細之入繭絲牛毫馳驟百家而波蕩其間  
大者吸風雷撼日星裂河山譬則黃河之由龍門  
伏底柱引百川而注之海茲又所以本朱考亭氏  
淵源之深而折衷其至非今之高才生所得而擬  
議之者故鄉會試金第二而間按墨卷其所爲經  
書義固稱卓犖不羣然猶鶩聲格揮斧斤不免蹊

雜著

卷之三十一

二十七

三百六十八

徑論策表判則上下古今經緯風藻予竊謂本  
朝二百年來所絕無者今來氏諸文學雖不敢遽  
謂盡得其家學所嚮然亦翩翩矣其所按題抽思  
續辭鼓調大都宗先生之旨而出而與世之耳目  
相聲色者間聞諺云城南韋杜去天尺五漢韋賢  
以詩起家而玄成和之已而歷數百年迄孝寬及  
唐應物不衰杜延年以經術起家而欽業輩從而  
和之亦歷數百年迄當陽至唐少陵牧之輩亦相  
繼不衰無他源深者流長故也予故知來氏科第  
且世世不乏矣冠山云乎哉按名氏凡七人曰拱

日者卽葬臬先生孫也予稍稍前系之以問不知能讀大父書否

讀曾襄愍公復河套議題辭

按漢始所分封諸侯王過制大中大夫賈誼言之已而御史大夫鼂錯又建疏以爲諸侯王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及吳楚反而吳借錯之言以檄膠西諸侯王輩共爲兵端而賞嬰以故嘗與錯爭廟垣有隙及景帝詔嬰將三十六將軍兵以討吳楚而嬰知益與錯故不善輒奏起家從中讒之且謂獨斬錯發使

雜著

卷之三十一

三

三百六十八

赦吳楚七國兵可毋血刃而罷鄧傑射不云乎吳爲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不在錯也且錯患諸侯王疆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而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名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喟然太息而深恨之嗟乎予讀史記至此未嘗不廢書而歎以之歎歔流涕也豈謂先臣曾司馬公銑當其總督陝西時所上復河套疏蓋痛國家不當棄東勝守榆林而遺北虜以河套千里膏腴之地弘治以來虜且屯牧其中據爲巢穴而出套

則寇宣大三關入套則寇延寧甘固故不勝憤咽其所建言大較上做漢衛青取河南地爲朔方郡築城繕塞因河爲固下做唐張仁愿取地河北築三受降城以困突厥故事誠鄧僕射所悲錯爲國家建萬世之利者當是時 世宗肅皇帝抑已開襟而納之矣及覽前後所上諸疏其所選將厲兵輓餉秣馬及請宣大總督共爲犄角春蒐秋狩三年之間虜必內怖不敢南牧卽如虜思報復其所規畫措置種種次第公非寡謀而輕發者也豈謂貴溪分宜內相睚眦田竇啓慶廷臣觀望

雜著

卷之三十一

二十九

三六十六

肅皇帝屢詔集議持而不決適有星變而分宜且合內豎熒惑左右竇嬰所嗾爰盜飛語以劫主上者公與貴溪金坐誣同啓奏以忠受戮矣嗟乎公豈誣同者哉聞公巡撫山東時予同年永嘉王德爲東昌府推官王亦慷慨多大略者也每與予指次公之籌畫河套本末數怒髮裂眦而中夜不寢蓋嘉靖十九年也嗟乎是時貴溪方家食又二年貴溪始及再召而公所建疏上當 帝心矣當是時中外士無不人人指公爲壯猷而倚席以待之者而謂其誣同乎哉又九年俺達犯京師未幾俺

達且內亂因而款關質子乞封大略十餘年來虜特以市馬爲利而虜之情事及其技量亦可概見矣然則公嚮所欲北逐虜帳以河爲守豈非語所謂虜在吾目者邪嗚呼鼂錯沒而漢猶得主父偃採錯遺謀以弱諸侯王故梁分爲六齊分爲七趙分爲五淮南分爲三而漢遂世無尾大不掉之患公之沒而我國家塞垣第倚馬市刁斗不設烽燧不聞而公所當年購募摧鋒力鬪之士壯者老老者死卽如他所續爲生聚者抑且散而樵採矣嗟乎宋藝祖嘗欲舉兵契丹以取幽燕十六州而趙中令寢之而宋因契丹者垂二百年予於此讀公疏不能不爲發憤而飲泣流涕云

跋舜原先生詩選後

予釋褐時乘輅入滁及鳳陽適舜原楊先生所從南臺擁傳巡江淮其所採風弔古諸什大略徧州邑郵舍間蓋有才敏而情逸風流不羣者若此及覽楊太史升菴所爲序大較奇其十吏供札揮翰如流而中或稍厭其所不疑思不停綴處嗟乎詩言志抑豈必如世之鑿心刻腎以爲工哉詩三百篇中多田野里巷婦人女子之言而仲尼採而錄

之以其能各言夫心之所至而觸而成聲故也由此觀之杜甫所言語不驚人死不休豈其詩之至者哉虞坡司馬總督遼薊時予比提戈河魏而見縉之令濟上也又辱從吏少司馬某公幕下蓋附世講之誼者再矣予故於其所梓而傳之者敬附一言於其末世必有知予言之非阿私所好而爲之者

題任侯會試卷及他藁引

任侯之令我歸安也有古單父中牟之遺焉頃之姪桂刻侯所爲會試卷併他藁若干什予幸而讀

雜著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四

之其思深其神遠其冶情鑄辭婉以麗而中所別爲風調則又若凌波之妃或翩或翔乍湛乍浮疑其可望而不可狎者大較語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非世之經生所得而揣摩而闖其藩籬者予嘗私怪記魯論者晝次顏淵閔子騫以下不當岐德行政事及文學諸科而分裂之聞者半信半不信予今於侯所著之什三爲諷誦而淫佚之於以叅之侯抱琴所所嚮處均之可謂白雪陽春之曲而同工者已

題先師水西楊先生墓丘

嗚呼此予師水西先生所葬衣冠處先生性忠義且力學善文章稱高才生予年十二抱經過帷中其所朝夕督訓之者甚勤也然先生不及掇一第以沒沒且六十年而子若孫孱弱往往樵採者過焉予不勝嗚咽涕洟謹買片石誌之於其麓嗟乎予賴先生教以其所及耳提手授者而稍稍以其學光顯於朝矣豈敢忘所自哉萬曆庚寅九月望日書

10330

雜著

卷之三十一

三三

乙五十四

望日書  
予師水西先生所葬衣冠處先生性忠義且力學善文章稱高才生予年十二抱經過帷中其所朝夕督訓之者甚勤也然先生不及掇一第以沒沒且六十年而子若孫孱弱往往樵採者過焉予不勝嗚咽涕洟謹買片石誌之於其麓嗟乎予賴先生教以其所及耳提手授者而稍稍以其學光顯於朝矣豈敢忘所自哉萬曆庚寅九月望日書

